

# 海云

张忌

著

宁海文丛

张忌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宁海文丛

张忌 著



海 云

HAI

YUN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云 / 张忌著. —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2. 8  
(宁海文丛 / 刘尚才主编)  
ISBN 978-7-5526-0387-3

I. ①海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6788 号

## 宁海文丛·海 云

---

丛书主编 刘尚才  
本册作者 张 忌  
责任编辑 吴 波 周吉咪  
封面设计 金字斋  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 
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 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  
印 刷 宁波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 
印 张 8.25  
字 数 170 千  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0387-3  
定 价 35.00 元

---

如发现缺页或倒装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:0574—87638192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孔老师和孟老师 ..... | 001 |
| 搭 子 .....     | 036 |
| 海 云 .....     | 098 |
| 小 马 .....     | 146 |
| 女人千秋 .....    | 194 |

## 孔老师和孟老师

孟子潼坐在办公室里。此时同事们都还没来，难得的清静让她身心愉快。月考结束后的这个周末，给了她充分休养生息的时间，孟子潼像一辆开了太多旅程的车子一样开进了维修站，重新补足了养分。现在，她觉得身体恢复了轻松的状态，甚至好像不用点力定住，就会随时飘起来一样。可能是为了体现这种难得的轻松感，她还笨拙地伸展了一下自己的手臂。

孟子潼给自己泡了一杯菊花茶，捧在手里，也不喝，只是呆呆地看着那些热气。想起来，这段日子可真是累坏了。这是自己到红旗中学后的第一场重要考试，虽然只是月考，但为了不考砸，为了给领导留下好的印象，这些天，她忙前忙后，又是备课，又是给学生出习题，累得够呛。可不巧的是例假刚好来了，这让她在那些男教师中周旋的时候举步维艰，

连步子都不敢迈得太大，生怕走漏了风声。

幸好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，终于可以缓下来喘一口气了。

孟老师，原来你已经来了呀！

一个男人的声音将孟子潼从个人的臆想中拉扯出来，她扭头看见年轻的孔存凡老师从外面跑进来。孟子潼说，孔老师，你找我吗？

孔存凡说，是呀，找你请客呢。

找我请客？

你好像还不知道？

孟子潼说，我知道什么呀？

孔存凡说，呀，这你可就不对了，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不知道。

孟子潼说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吧。

孔存凡说，那你要将桌子的角扶住了，别听到这个消息身子一软摔到地上。

孟子潼就笑，你就快说吧。

孔存凡说，这次月考的语文成绩，你是第二名，仅比方子仕老师差一点。

孟子潼怔了一怔，她有些不自信地说，你看错了吧？

孔存凡说，怎么会看错，我刚从教务室过来，大家都在说这事儿。老师们都说后生可畏呢。

孟子潼的耳朵抖了一下，确认了这个消息。但她不想自己表现得过于高兴，以至于显得轻浮了。她抿了一口菊花

茶,说,其实这种月考没什么的,老师们都不重视,我才钻了空子,做不得数的。

孔存凡说,哎呀,我要是月考能考好,我就烧高香了。对了,晚上我请你吃饭,为你庆祝一下。

孟子潼说,还是我请你吧。

孔存凡说,呵呵,随便,反正有饭吃就行,就这么说定了,下午放学,我过来找你。

孟子潼说,好的。

孔存凡走了,孟子潼坐在办公室里,觉得心情很激动。刚才由于孔存凡的在场,她不敢表现得太明显,现在孔存凡走了,她终于可以独自享受一下这种喜悦了。她实在想不到自己竟然能考第二。要知道红旗中学是这个县城最好的两所中学之一,而且这次考试就是和另外一所学校联考的。原先自己想能不考砸就行,没想到竟然考了个第二。想想学期初,自己从大学来到这里,很多人在背后说闲话,说自己是沾了教育局那位局长舅舅的光。虽然平时老师们对自己都很客气,但自己知道,那不是对自己,而是对自己背后那个身材有些发福的舅舅。现在好了,自己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,以后谁也不能小瞧自己了。

想着想着,孟子潼忽然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就在这时,方子仕老师从门口走了进来,方子仕冲孟子潼笑笑,坐到自己座位上去了。孟子潼觉得自己有些失态了,她有些担心方子仕知道自己是因为考试的事情而笑。为了掩饰,孟子潼就说,方老师,月考成绩下来了没有,也不知道这次考试考得怎

么样。

方子仕看了孟子潼一眼，说，哦，孟老师还不知道成绩吗？成绩已经下来了，你们班语文成绩很不错。具体的，你可以到教务室看看。

方子仕的话再次印证了孔存凡的消息，这时的孟子潼才完全相信孔存凡没有骗她。她又恢复了镇定的神态，将备课笔记拿出来看。但她却一点都看不进去，现在她满脑子都是考试的事情。孟子潼想，方子仕考第一名自己还是服气的。方子仕今年 37 岁，无论从身体还是经验上都是最出成绩的好时候。你看他不仅带的班级成绩好，还经常在一些教育部门的报刊上发表文章，让别的老师着实羡慕。自己刚刚来时，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向方子仕讨教，方子仕也从不摆架子，有问必答。这样的礼遇对于刚刚走出学校的孟子潼而言，实在是感激得很的。

这样想着，孟子潼忽然说，方老师，晚上一起吃饭吧？

方子仕说，不了，这几天我爱人身体不舒服，我得回去给她做饭。

孟子潼赞美道，方老师可真会体贴人。

方子仕笑笑，又将头低下去了。

临放学的时候，学校开了一个会。在会上，校长王概点名表扬了孟子潼。王概说，这些年轻教师充实到我们学校，让我们获得了新的血液、新的思维方式。不是有个沙丁鱼的故事吗？我觉得这些年轻老师就是沙丁鱼。所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一些老教师可要抓紧了，要有危机感了，不能再



混日子了。王概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还特意加重了一下语气。

孟子潼坐在下面，感到有些激动。她听到校长点自己的名字，血就流得快了些，她觉得脸有些烫。她借着捋头发的时候，用手轻轻触了一下脸，她想自己的脸一定特别红。虽然她不知道王概为什么把自己说成是沙丁鱼，但她是高兴的，她知道这个比喻一定是表扬她的。

开完会的时候，同样教语文的中年女教师王一凤和孟子潼肩并着肩一起走出会场。

王一凤说，孟老师，祝贺你呀。

孟子潼说，王老师别这么说，我也是碰巧的。

王一凤说，呵呵，后生可畏呀，看来我们这帮老家伙该退出历史舞台了。

孟子潼听了，想再谦虚几句。但王一凤显然不愿意再给她这个机会，接着说，年轻人，好好努力吧。

说完她就转身走掉了。

孟子潼觉得王一凤这个人还是诚恳的，看她的时候，王一凤的眼睛里充满了期望，仿佛在这个窄窄的过道上，已经完成了新老教师一个历史性的交替。

回到办公室，孟子潼的脑子还是晕晕的，校长的表扬以及同事的赞美让她有些发飘。这时，孔存凡来找她了，孟子潼这才忽然想起自己跟孔存凡约好一起吃饭的。

孔存凡说，孟老师，现在能走了吗？

孟子潼赶紧说，能的能的。

出了教学楼，两个人一起去自行车棚取车。孟子潼一推自行车，忽然“呀”了一声。

孔存凡说，怎么了？

孟子潼说，我自行车的气门芯给人拔了。

孔存凡的脸上立即露出了义愤填膺的神情，说，他娘的，肯定又是哪个坏学生干的。没关系，你坐我车子后面来。

孟子潼想了一下，便答应了。

两个人来到了学校附近的那个春来饭馆。菜上来后，两个人便边吃边谈起来。由于都是年轻人，没一会儿，两个人就找到了共同语言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并不时响起愉悦的笑声，气氛显得十分融洽。

说话的时候，孟子潼偷偷地观察了孔存凡，孔存凡今天穿着一件不是十分合身的西装，但头发却梳得很整齐，一根根精神抖擞地证明了主人的洁身自好。

事实上，孟子潼能够感觉出孔存凡对她好像有些意思，但她又不想这么轻易地确定一个恋爱对象。她觉得时间还早，自己刚来学校，用不着像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一样的急。孟子潼看着孔存凡，心想，虽说这个男人长得不好看，但人好像还是不错的。听老师们说，他还很有才气，平时经常写些诗什么的在报纸上发表。而且和领导的关系也处理得好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团委书记。

让孟子潼感到奇怪的是，她刚想到诗的时候，孔存凡正好就说到了诗。

孔存凡说，我宿舍里有一本诗集，市面上买不到的，我明

天上班拿来给孟老师看看。

孟子潼说，好啊。

## 二

第二天早上，孔存凡就拿着那本诗集来找孟子潼了。让他感到意外的是，孟子潼竟然不在办公室。孔存凡问办公室里的一个老师，说，孟老师今天没来上课吗？

那个老师说，来过，又走了。

走了？孔存凡说，怎么走了，说好早上我送书过来的。

那个老师看了孔存凡一眼，说，你还不知道呀？

孔存凡一头雾水，说，我知道什么呀？

那个老师往窗外看看，看见没有人，就跟孔存凡说了件事情。

事情还要从王一凤说起。昨天晚上，没能在月考中取得好成绩的王一凤坐在自己家里有些忿忿不平。她说，那个新来的孟子潼，简直就是个狐狸精，没来学校几天，就坐到男老师的自行车后座上了。这要让学生看见会有什么坏影响？上课也是，从不好好上，尽教学生念些闲诗。

碰巧的是，王一凤的儿子李丹就是孟子潼班上的。他听了王一凤的话，就说，那我们班这次月考成绩怎么会比你们班好？

王一凤听了，就更生气了，说，这是凑巧。我听说了，以前孟子潼在学校里的成绩并不好，要不是她那个局长舅舅的

缘故，哪轮得到她来红旗中学？

第二天上课，李丹上早读课时看漫画，孟子潼看见了，便批评了他几句，没想到他头一扬，竟然把王一凤的那些原话全抖搂了出来。孟子潼当场就被气哭了，飞快地跑出教室，连办公室都没回。

孔存凡听完那位老师的描述，心里有些纳闷，这个王一凤，怎么能够这样。在经过李丹教室门口的时候，孔存凡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他停住身子朝里头招了招手，说，李丹，你出来一下。

李丹懒洋洋地走出来，说，孔老师，什么事情？

孔存凡说，你跟我来。

转身往团委办公室走，李丹白了一眼，跟在他的身后走。

孔存凡将办公室的门掩上，和颜悦色地说，小李，你今天怎么能那样对孟老师呀？

李丹说，本来就是嘛，我又没说错。

孔存凡很反感李丹自以为是的样子，似乎他是老师，自己倒是学生了。不过他还是很好地克制了自己的情绪，毕竟他妈还是自己的同事呢。

孔存凡说，李丹，今天的事情是你做得不对，孔老师觉得你应该去跟孟老师道个歉。

李丹头一扬，说，我凭什么跟她道歉，她又比我大不了几岁，还是个女的！

到这里，孔存凡终于也忍不住了，说，李丹，你眼里是不是一点王法都没有了？

李丹说，我怎么没王法了？

你少跟我装蒜！你以为孟老师年轻，又是个女的，就好欺负是不是？你还有没有一点学生的样子？

李丹说，又不是我说的，是我妈说的。

谁妈说的都不行！

孔存凡气急败坏地挥动了一下手臂，他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说，对了，那天孟老师的气门芯是不是也是你拔掉的？

李丹说，你可不能瞎说，我从来没拔过什么气门芯。

孔存凡嚷道，你没拔？那还会有别人？肯定是你干的。我告诉你，李丹，你别以为仗着你家长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别的老师给你面子，我不会给你面子。你给我站好喽，好好反省反省，今天你要是不反省清楚了，就不准回去。

说完，孔存凡摔上门就走了。

就这样，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李丹都没有回家，还站在团委办公室反省。王一凤来学校找李丹，李丹的同学告诉她，李丹被孔存凡给叫走了。王一凤便上团委办公室找儿子，结果她看见李丹站在屋子里头哭。问清楚原委后，王一凤脸上青一阵，白一阵的，咬咬牙，转身走了。

下午，孟子潼回学校上课来了。孔存凡便领着李丹，来办公室认错，还让他当着孟子潼的面念了检讨书。

孟子潼说，算了，算了，毕竟王老师跟咱们还是同事呢。

孔存凡说，这种孩子不能惯他，越惯他就越往你头上爬。

李丹念完保证书，孔存凡又拿过去粗粗看了一下，说，这次我就放过你，下次你要还这样，可没这么便宜了。

李丹服服帖帖地答应后出去了。

孟子潼说，孔老师，我们这样对李丹是不是太凶了一点。

孔存凡说，凶？凶什么凶。对这种孩子就得这样，否则以后他会爬到你头上去的。

孟子潼看着孔存凡为她着急上火的样子，微微有些感动。孟子潼说，唉，真是让人想不通，昨天开完会的时候，王老师对我还那么客气，没想到回过头竟然会说这样的话。

孔存凡说，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。

孟子潼说，算了，算了，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情了。对了，你上午不是给我送诗集来的吗？诗集呢？

孔存凡一拍脑袋，说，哎呀，瞧我这脑子，我放在团委办公室了。要不我们现在去拿吧。孟子潼便跟着孔存凡去了团委办公室。孔存凡在办公室的抽屉里翻了一会儿以后，忽然又恍然大悟地说，呀，对了，中午我把那诗集带到寝室去了。

孟子潼说，那就去你寝室拿吧。

孔存凡的宿舍在教工宿舍二楼靠西。两个人绕过教学楼，来到教工宿舍。孔存凡将门打开，孟子潼一走进房间，四处观察了一下，说，都说男老师的房间乱糟糟的，可孔老师的房间却这么干净，像个女孩子的房间。

孔存凡说，呵呵，其实男人用不着这么干净的。对了，子潼，你以后可别再叫我孔老师了，怪别扭的，你就叫我存凡好了。

孔存凡给孟子潼泡了杯茶。

孟子潼说,对了,你的诗集呢?

孔存凡说,我得找一下,你先坐会儿。

说着便在写字台的抽屉里翻了起来。果然,没一会儿,他翻出一个本子来。孟子潼见那是一个笔记本,翻开一看,里面一页页地贴满了许多从报刊杂志上剪下来的小诗。孟子潼拿着本子,便小声地念了起来,你是不败的梅,撑起漫雪的天。忽然她像猫被踩了尾巴一样,哎呀叫了一声。

她说,这不是梅子的诗吗?我也看过的。我听说他还是我们这里的人呢!

孔存凡笑道,其实他写得也很一般。

孟子潼说,孔老师对他有什么特殊的评价吗?

孔存凡说,呵呵,他写得一般,只是大家拾爱罢了。

这时孟子潼忽然像意识到什么一样,说,莫非你就是?

孔存凡害羞地点了点头。

孟子潼说,呀,原来你就是梅子呀。我早就听说梅子是我们这里的诗人,没想到就在身边呀。

孔存凡说,嗨,什么诗人,只不过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而已。

孟子潼笑笑说,孔老师你真谦虚。

说完便低头看那本诗集。这时孔存凡便在一旁注视着孟子潼来。他觉得孟子潼还真是挺好看的,虽然皮肤白了一点,像个生病的,但配上她的五官,却是那样的清秀。而且她舅舅还是教育局的局长,如果自己能有这么一个女朋友,将来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好处的。

孟子潼察觉出孔存凡是在看她，忽然抬起头来问道，你为什么这样看我？

孔存凡心里一动，嘴上滑了一句，说，你长得好看呗。

孟子潼笑笑说，没想到孔老师也会开玩笑。

孔存凡说，要是我不是开玩笑的呢？

孟子潼不答，不置可否地笑笑。孔存凡看准时机，便一把抓住了孟子潼的手。孟子潼心里有些慌乱，但身子却像被点了穴道一样，动弹不得，手就任由孔存凡抓着。

孔存凡也是个知趣的人，看见了这般情形，便趁热打铁道，子潼，我是喜欢你的。

孟子潼看了孔存凡一眼，她发现他的眼神竟然十分的殷切，心中不免一动。开口道，我来不久，人家要说闲话的。说到这，她将手从孔存凡手中抽出来，说，你看，我坐一下你的车后座，就有人说闲话了。

孔存凡将孟子潼的手重新抓了回去，说，不，子潼，那些话都做不得数的。再说，我们都是年轻人，又何必拘泥于别人的想法呢？

这时，孟子潼便低头不语了。孔存凡顺势坐到她身边，说，其实坐不坐车并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你坐的是我的车。

孟子潼听了，就抬头看了孔存凡一眼，孔存凡瞅准机会，脑袋像扎猛子一样迅速折了下去。孟子潼“嗯”了一声，便任由他吻着。



## 三

孟子潼坐在办公室里简单回忆了昨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。她觉得这些事情好像都太突然了，以至于让她觉得有些不真实。先是考试，然后是王一凤，最后又是诗集。似乎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，后来的事情就都不会发生。她疑心这是不是孔存凡特意安排的呢？可这又怎么可能，这样的事情谁又能安排得了？唉，自己怎么这么随便就被孔存凡亲了呢？这样一弄，自己就被动了，一定得跟这个男人交往了。可是自己准备好跟这个男人交往了吗？自己甚至连选择都没有选择过。

其实，在大学里孟子潼是有过一场认真的恋爱的。那是一个北京来的男孩子，在学校他们曾经很是厮守过一段日子。甚至后来，孟子潼还为他做过一次人流。毕业之后，虽然不舍，但终究因为两人南北异地，哭哭啼啼的，也只能挥挥衣袖，惺惺作别了。

孟子潼想了一会儿，想不清楚。她觉得有些累。原本月考后的这个周末让她放松了心情，可不晓得随后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。算了算了，管它呢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

孟子潼上课去了。她走进教室的时候，忽然担心李丹又会捣乱，搞得她下不了台。但让她感到满意的是，今天的李丹一声不吭，乖乖地坐在那里听课。他专注的神情让孟子潼